

朝阳随笔

面对面 讲句暖暖的话

流沙

北京前门的“老舍茶馆”去过两次,每次去除了喝茶看演出,总要花点时间把玩一下茶馆里的陈设。茶馆里陈设了老北京茶馆的徽缩模型,大致有五六种茶馆模式,既有文人墨客聚集的茶馆,又有挑夫苦力聚集的茶馆……类似于现在的微信朋友圈。

旧时茶馆是信息的汇集地、产生地和分享地,人与人在这里得到紧密的连接。但现在,茶馆只是作为一种“商业形态”存在,茶馆最核心的“交流意见”功能没有了,现在大家坐在茶馆里,费用不菲,更在乎的是茶点精不精美。

不要说旧时没有朋友圈,旧时也有高质量的“朋友圈”。人与人之间面对面,是场景化的,闻得到茶香阵阵,听得到语言的抑扬顿挫,看得神采飞扬。但网络朋友圈不是这样的,现在即使同在一个办公室里,也会通过网络进行连接。

朋友圈就像一个茶馆,只不过从网下搬到了网上。在这个虚拟的“茶馆”里,大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,精妙地隐藏自己,不露声色。

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近千名好友。每每参加一个会议,大家互留联系方式时,打开手机才会恍然大悟:“原来你是某某,我们早已是朋友了!”我们各自为对方点了不知多少的赞,送出了不知多少个笑脸,热情洋溢地评价了对方晒出的美食、旅游照片、妻贤子孝等幸福,两人却不认识。

人际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,只有通过相互的沟通,才能相互影响、相互了解,达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协调一致。我老家是个有近千人的山村,傍晚的村口就是一个“意见场”,陆陆续续地总会聚集几十号人,有人中途离开,有人会临时加入。我回老家,也会在村口坐坐,听听乡亲讲讲上至国家大事,下至家长里短,非常有趣。

但母亲就会告诉我,有些人的话是真的,有些人的话是假的。母亲的判断是如何得出的呢?她依靠的是每个人的品行。老家村口的“意见场”存续了几十年了,这就是活生生的农村朋友圈,但这个朋友圈非常真实,因为每个人都是真实的,不伪装。即便你在伪装,也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场景中,大家也是知道的,可以轻易地判断出他们所说的话是否真实。

而虚拟的朋友圈是做不到的,人们通过一面之缘,一个活动,一次点赞连接在了一起,我们通过他们在朋友圈里晒出的照片、文章等,揣测他们是怎样的人。我们越来越脱离“亲耳听到,亲眼看到”,而是通过支离破碎地拼接和各种“脑补”,把一个人拼凑起来。

技术不过是一种工具,在网上为别人点上一万个赞,还不如面对面说上几句暖暖的话。

诗歌

望乡

郭飞

远处的碱滩 闪烁着刺目的白光 枯黄的芦苇 随风起浪 高大的胡杨岿然不动 仿佛一位长者 沉思千年 依然没有看破尘世的迷惘

沙枣树垂着长长的枝条 淡黄的小花年年绽放 馥郁的芬芳 如水一样从枝条上滑落 向四方流淌 被火红的工装沾染 带向车间,带向大河,带向荒漠 更带向高山大河之后 遥远的故乡



追逐

董波摄



胡杨风光

刘红新 摄

石油的年轮

时间的指针每走过365个日夜,树木的年轮就增加一圈;石油的年轮每画过一圈,西北油田就长大一岁。年轮是精神的延续,有昨天,也有今天和明天

单旭泽

秋日的清晨,第一缕阳光照亮了白杨树的树梢,和它身后的6008钻塔。这里,是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戈壁滩。西北油田705石油基地——1985年建成的塔北油气联合勘探指挥所(部),现在的雅克拉采气厂坐落于此。这里有白杨树、沙枣树、刺槐树、银杏树、榆树……在它们的树干上,都贴有一个“身份证”,记载着树的名字、科属、特征、编号以及种植时间。

这些树最早的种植时间始于1986年,是西北油田扬帆塔里木最艰苦的岁月。30多年前,“沙参二井”的第一声惊雷响彻天际,让“雅克拉”这个名字迅速传遍天山南北,诞生了中国石化第一大整装凝析气田,西北油田从这里出发。

“能在戈壁滩活下来的树,都是英雄!它们是见证西北油田诞生到发展的生命体。”一位老石油说。这里的每一棵树,都和石油有关。它们见证着西北石油人在戈壁滩上“种”下一棵棵采油树、采气树,将滚滚的油气输送到祖国四面八方。

时间的指针每走过365个日夜,树木的年轮就增加一圈;石油的年轮每画过一圈,西北油田就长大一岁。年轮是精神的延续,有昨天,也有今天和明天。

那个当年扎着乌黑的发髻,拥有银铃般笑声的姑娘,那个爱上石油汉就嫁给他成为石油女工的姑娘,使石油汉子在井场奋战时多了温情,迸发出生命的张力

5月,沙枣花开。如蜜一样的香甜

萦绕在整个705基地。

在雅克拉公寓东边,有两棵沙枣树,相守相望,如一对恋人。经历35年的戈壁风沙,粗糙的树干弯曲着横亘于地面,相互缠绵,把根系深扎戈壁地层。站立其下,又感觉它像昂首的鲲鹏,硕大无朋的翅膀,在晨光下快乐闪亮地舞动。

它们目睹过井喷的惊心动魄,在岁月洗礼中顽强生长。在西北大漠,有无数对石油夫妻,如这两棵沙枣树一样坚守戈壁,驻扎沙漠,把最美的年华献给了石油事业。

条条小路,弯弯曲曲在荒原上时隐时现。

那是一道道车辙轧过、一串串足迹踏出的印迹。它就像戈壁肌肤上裸露的毛细血管,把散落在大漠的采气树连成一幅美丽的图画。

39岁的徐明在这条巡井路上走了21年,如今成长为雅克拉采气厂采油采气高级主任技师、“徐明创新工作室”的领军人、集团公司大赛的“金牌教官”。

回忆青春岁月,徐明和李琳在戈壁里相识、相恋,结婚生子,是管理区的一段佳话。两人互敬互爱、比翼双飞的样子,让同事们都很羡慕。但远在705公里之外的父母和儿子翔翔,是他们心中的牵挂。

“妈妈,为什么你们俩总在藏猫猫?你回来了,爸爸就走了;爸爸回来了,你又走了?”一次,看着徐明远去的背影,翔翔哭得很伤心。李琳抱着委屈的儿子,默默流泪。

2020年,徐明作为金牌教练,带领选手参加全国油气开发专业采气工竞

赛。8月,是徐明和选手们备战的关键时节,但怀孕8个月的妻子被疫情阻隔在戈壁滩上。徐明束手无策干着急,怕妻子情绪不好影响胎儿,怕二宝在戈壁滩生了怎么办?谁来照顾?厂里得知后,经过协调,克服重重困难,终于将李琳安全送回乌鲁木齐。组织的关爱,激发起徐明更强的工作动力。

10月16日,二宝降生。接到家人发来“母子平安”的消息,徐明面向乌鲁木齐的方向,热泪滚滚而下。但他对谁都没说,默默地带着选手备战大赛,最终获得团队操作项目第一和一枚个人银牌的好成绩。

从3月到10月,他陪伴选手7个多月,亏欠妻儿的,太多太多。

在西北油田,像这样的石油夫妻档,还有很多。他们,就像那两棵沙枣树一样,双双扎根戈壁,在滚滚的油气旋律中,在石油汉子嘹亮的号子中,伸出十指,攥紧岁月的画笔,把相爱写进相守,把思念写成永远。

如今,听着父辈故事长大的油二代们,也坚守在这片戈壁大漠上,继续践行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的铮铮誓言,以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豪情壮志,共同守望石油梦

每年寒暑假,会走来一群“小候鸟”,他们站在银杏树下,高声朗诵:黄沙百战穿金甲,不破楼兰终不还!

毛天龙,就是每年两次奔波在家和705基地之间,慢慢长大的孩子。在毛天龙童年的记忆里,他和妈妈到父亲单位探亲,在开车绕过了不知多少个崎岖、卷起了多少层黄土后,终于抵达了

戈壁上的石油指挥部。

记忆里的那段岁月,是艰苦的,是和父亲聚少离多的煎熬。长大后的毛天龙,不希望未来孩子再重复自己的童年。可在父亲的眼里,油田就是家。他思考了很久,也试着去品读父亲对石油的那股热忱。

毛天龙的父亲很早就跟随着爷爷投身到石油事业中,干过技术员、队长、厂办主任、轮台基地站长、采购总监。一路走来,父亲吃了许多的苦,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纯朴的笑容,流露着乐观和坦然。

毛天龙早就把父辈们不怕吃苦、扎根一线的模样,深深刻在了心底。“少说多干多学习”的家训,成为父亲身体力行的一种榜样。最终,在城市和油田之间,毛天龙将选票投给了油田。当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时,他看到了父亲眼神中闪过的丝丝欣慰。

提起“雅克拉”这个名字,毛天龙的心里是自豪的,因为它与父辈和功勋井沙参二井紧紧相连。当年的沙参二井抢险保产,父亲义无反顾地做好后勤保障,守护着6008钻井队的13名“青年突击队”队员。他们在一周之内扑灭了26次自燃起火,保住了沙参二井。

如今,听着父辈故事长大的油二代,也坚守在这片戈壁大漠上,继续践行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的铮铮誓言,以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豪情壮志,共同守望石油梦。

秋风乍起时,金黄的树叶像鸟儿一般纷飞,每一片都带着收获的光芒。风吹过采气树上的红色风向标,发出海浪一般的声响。每一棵树的背后,都凝结着西北石油人难舍的情怀。

散文

观棋

朱岭

古人云:“观棋不语真君子。”当你坐在棋局边上时,明明被你悟出一步好棋却不吭一声,能忍得住吗?

这几天在家休年假,朋友邀我小酌。因怕大桥堵车,去得早了些。到的时候,小股正在与人下棋,旁边还站着几个棋迷观战,他们双手或抱在胸前或背在身后。我也加入到观棋行列中。

此时,经过激烈厮杀已进入残局。双方子力相当,士象齐全,红方双马,黑方马炮,双兵对单卒,均未过河。小股执红,只见他抓起马,啪的一声,下了一步“卧槽马”,大声道:“将!”对方早有防范,回炮别了马脚。小股又利索地拎起另一只马,喝道:“打炮!”黑棋不慌不忙,上将保护。看来是棋逢对手,将遇良才。现在“楚汉争霸”已进入了生死存亡的时刻。作为观棋者,我静观其变,红方看似咄咄逼人,其实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。

棋风应该跟弈者的人生历练和性格有关联。小股下棋敢打敢

拼,有股永不服输的劲儿。小股是个孤儿,从小寄人篱下,养成沉默寡言却敢想敢干的性格。当年身揣10元钱到南京,干过饭店服务员、送奶工,后来开了一家铝合金小作坊。现在经营了四五家店铺。20多年来,到底经过多少风雨,走过多少坎坷,只有小股自己知道。也许正是小股的这些平凡而又丰富的经历,才形成了他那争强好胜、永不服输的棋风。

小股的对手,是个温文尔雅的学者。据说是某大学的老师,如今是小股的邻居,一看就是极有涵养的智者。梁实秋说:“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棋,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。杀死他一大块,或是抽了他一个车,他神色自若,不动火,不生气,好像是无关痛痒,使你觉得索然无味。”

记得上学时,闲来无事,经常到长途车站附近转悠,每次都能看到一堆人围着一副棋盘头论足,上面是只剩下几个子的棋局。摆棋者坐在一个小马扎上,翘着二郎腿,眼睛半闭着,任别人怎么讨论也绝不说一句话。然而,当有人说“我来一盘”时,便顿

时两眼放光,将双手中的杯子往地上一放,便生龙活虎地杀将起来。转眼,几个回合下来,挑战者已被斩于马下。

那时,我第一次知道了残棋这个概念,也第一次领略了残棋之中变化无穷的奥妙。后来迷上了下棋。为了下棋,我还特地跑到仪征,和扬州市青少年象棋比赛的第三名大战一天,但铩羽而归。从此很少和人下棋。现在只是在偶尔在电脑、手机上过过瘾。

风云突变,小股的一只马掉入了对方设置的陷阱,白白被吃了,又接连损失了一相一士,陷入了极度被动的窘境。面对黑棋大兵压境,小股被定格了,一动都不动。旁边的棋迷则开始七嘴八舌,情不自禁地指指点点,都在为占有明显胜势的黑棋出谋划策。大学老师也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。

这时的我却悟出一步好棋:弃马换炮。这时也顾不得什么真君子、假君子了,脱口而出,最终双方握手言和。大学老师虽然不满,却还是大度地对我笑了笑,说了一句:“好棋!”

陈辉

一台抽油机,一棵采油树,一处高架罐,构成了一座偏远采油小站的全部。

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到父亲工作的地方,望着父亲还在依依不舍地擦拭采油树,目睹安全帽中露出的白发银丝,在周围雪白野芦花的衬托下,已然一幅石油人的苍桑岁月画面。

父亲就要退休了。记得父亲跟我讲过,他18岁就离开了家乡,西闯新疆,北上大庆会战,南下广西勘探,最后来到江汉油田工作。在说起自己见证过的一口口自喷油井时,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偶尔出现自豪的笑容。

父亲从事石油工作一辈子,先后干过地质、钻井、采油等工作。我8岁那年,第一次去父亲的钻井队。望着高高的钻塔,听着轰鸣的钻机声,兴奋的我让父亲带我去钻塔上看看,可父亲一脸严肃地告诉我,那不是玩的地方,而是石油工人钻井探油的

工作平台,还摸着我的光头小脑袋说:“长大了,你也当个顶天立地的钻井人。”当我第二次出现在父亲的工作地点时,父亲已转岗成为一名采油工,被安排到一个偏远的采油小站负责管理一口井的日常生产。用父亲的话说,管理的这口油井真给他争气,成了长寿井,产量非常稳定。我看见父亲非常认真地掺水加药,记录拉油数据,细心擦拭采油树,明白其中一定付

父亲与采油小站

出了非常多的努力。

一间厨房,一间工作休息的小屋,还有不远的抽油机及采油树,父亲就一直忙碌在这个小小的环境中。他知足,说:“都是组织照顾老工人,我才能在这里轻松工作。”

父亲所谓的轻松其实一点儿也不轻松,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了这口井,这口小站。

父亲退休前一年的春节,一家人正在吃团圆饭时,电话突然响起,本以为是为祝福拜年的电话,没承想是父亲管理的那口油井出现异常。父亲放下电话抓起大衣就往外走。当时屋外大雪纷飞,早就没有了交通车,父亲不顾一家人劝阻,硬是闯进风雪中大步流星赶往单位。

母亲一把拉着我说:“你父亲是犟脾气,只要工作上有事,天塌了都会赶上。你快追上你父亲,陪他一起去。”

那一次,我一直陪着父亲在风雪中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父亲所在的采油队。然后,目睹父亲坐着拖拉机赶赴他的采油小站。

父亲退休的那天,我到采油小站去接他。他反复叮嘱接班的一位老职工,告诉他这口井的“牛脾气”及一些注意要点。最后,父亲抓起他的洗脸毛巾,最后一次擦洗采油树上的每一个零部件,仿佛这棵采油树就是他的孩子。

多年了,父亲一直念叨着,说他走不动了,让我有机会去看看他的那个采油小站。而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,延续着父亲的石油情结,正参与开发建设一个新的油田。